

原本玉篇殘卷(存言部至幸部計二十三部，冊部至欠部五部、魚部、系部至索部六部)二冊，梁顧野王撰，民國五年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庫藏本景印及民國六年據日本崇蘭館、西京博物館、高山寺及石山寺藏本影寫，A09.23/(f)3361

附：丙辰(民國五年，1916)羅振玉<跋>、丁巳(民國六年，1917)羅振玉<跋>。

藏印：無。

板式：無板心界欄。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屋二十四字不等。紙幅 24.5×36.8 公分。

封面書籤題「原本玉篇殘卷」。

按：1.丙辰羅振玉<跋>云：「原本玉篇殘卷起言部訖幸部，爲部二十有三。日本田中伯光顯所藏，今贈早稻田大學文庫。遵義黎氏已刊入古佚叢書中。乙卯秋，予始因小川簡齋翁得見原本，展卷不數行，已驚其書法之勁妙，洵出初唐人手。因出黎刻校之，則筆意全失，知黎氏乃展轉傳摹上木，未得見原本也。因詳校卷首十餘行，知黎氏刊板時頗有校改，惟原本字經蟲蝕，尚可辨認，而黎本往往樵失，致不可識。又有失原本之行次者，如第一行話注聲類訛言也。聲字雖殘而可辨，黎刻存下半數畫，不復能知爲聲字；論注在人部下，又衍人部二字；黎本刪去誣注，爾雅誣諉累□郭璞曰累下一字蟲蝕，黎本則累郭二字之間不復空格；諉注孟康子曰，子字衍文，黎本刪之；警注軍衛不徹警也，衛字可辨，黎刻則不可辨。又廣雅驚驚不安也，黎本改正作警警謚注賀以謚我我是我下衍重文，黎本刪之；誼注堅柔之誼際無咎，誼際二字誤倒，黎本改正；詡注蒼頡篇詡和也，蒼頡二字雖蝕而可讀，黎本則蒼字全失頡字存半；諺注似剪□，剪字

可辨，黎刻樵失不類剪字。又國語又案，知是淺淺者，案乃安之譌，黎刻改正；又讒人譏譏塾何想，何乃可之譌，黎氏亦校改；調注引說文共同也，訓共同者乃詞非調，黎刻改正作詞；又蒼頡篇蒼會也，會上衍蒼字，黎本刪正；又字書說調也，調亦詞之譌，黎氏亦改正；譏注謂慧慧也，黎本刪重文；譏注蒼頡篇言且忍之，黎本改思之；設注公羊之所設推，黎校改謹而黎本奪書設字附注於旁，原本則設字並未奪失，即此十餘行觀之，異同已如此，則全卷可知。黎本雖改字，然皆精確，可見當日校刊之慎密，而所據之樵本則未盡善。予嘗語吾友藤博士，謂黎刻與原本當並行，以資互證，且應存唐賢妙迹。博士韙之。今年予既假印早稻田大學所藏禮記手本疏義，因並印是卷，聞博士言某寺尚有魚部殘卷，存二、三十行，爲黎刻所未及，已託博士爲介，擬並印之，未知何日得果斯願，當與天下學者翹足以待之。」無。

丁巳羅振玉<跋>云：「去年冬予既影印古寫本玉篇第九殘卷，頗以黎氏所刊多出轉寫，欲求東邦所藏一一就原本寫影印行。今年春乃先邁崇蘭館所藏冊至欠五部已於西京博物館見某寺所藏魚部殘字尺許已，又假得高山寺所藏糸部之太半及石山寺所藏糸部至索部，凡殘卷四，乃課工寫影，將以爲前書之續。冊至欠五部原在第九卷，冊字至□字之間，顧前書已印行，不及補入。魚部雖寥寥十三行，而爲經籍訪古志所未載，黎刻亦不及；糸部，黎刻據影照本尙不失真，而糸至索諸部則據影寫本上版，今取卷首二尺許試一比勘，譌奪已錯見，如經注以爲布帶齊衰之經，黎刻衰誤作衷首，經象繡布冠之缺頂

音，黎刻誤作苴；綱注關之東西，黎刻關字空落鼻注鄭玄曰彝亦彝也；又引尚書先從匪彝彝倫攸□，攸下奪一字，黎刻乃於攸旁下方擅增彝字。凡是之類殆不勝舉，則傳鈔之本其不能無失亦明矣。往者友人爲言大阪藤田氏尙有小部殘卷，託友爲之介，欲彙刊之，乃欠諾不克踐，爰先印此四卷以治當世黎刊所有而予未獲觀者，異日若幸得邂逅再賡續焉。」

(陳惠美、謝鶯興整理)